

# 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作者：丹尼尔·J·布尔斯廷 AiBooks.cc

美国人

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

丹尼尔·J·布尔斯廷

时殷弘 谢延光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内容简介

《美国人》（三部曲）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前国会图书馆馆长布尔斯廷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三卷分获班克罗夫特奖、帕克曼奖和普利策奖。

“殖民地历程”卷是写殖民地初辟时代的美国。现代美国各州的格局和特色的形成，美国人大胆探索、不拘一格的性格的来源，清教、贵格会等教派的缘起，《独立宣言》的内幕，凡此种种均在本书中有详尽生动的描述。

“建国的历程”卷讲述美国独立后到内战前的历史，披露了许多有趣的史实，如美国如何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并得到佛罗里达，华盛顿生前死后受到的截然不同的遭遇和评价，1776年独立宣言的真相等。美国如何摆脱殖民地桎梏，冉冉上升为世界舞台新生力量的过程，极富启示性。

“民主的历程”卷叙述的是从美国内战前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现代美国在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全方位崛起的脉络，在本书中获得了详尽生动的梳理和描述。

## 作者简介

丹尼尔·布尔斯廷曾任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馆长，也是首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资深历史学家，又曾在芝加哥大学以普雷斯頓与斯特林·莫顿美国历史名教授的身份执教二十五年，他自一九七五年起是国会图书馆负责人之一。

布尔斯廷在牛津巴利奥特学院时是罗兹学者，赢得令人钦羡的双项第一。他也是伦敦内寺法律学院出身的律师。他曾经在罗马大学、京都大学、波多黎各大学以及日内瓦大学任美国历史客座教授，是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美国历史首任讲座教授，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荣誉研究员及皮特美国历史与制度教授。他曾获剑桥大学颁给文学博士街。

布尔斯廷博士生于佐治亚州，在俄克拉何马州成长，获哈佛大学最高荣誉文学士学位以及那鲁大学博士学位。他现为马萨诸塞律师会会员并曾执业。一九四四年住芝加哥前，他执教于哈佛及斯沃斯莫尔学院。

《美国人》是他涉猎最广的巨著，这套三部曲对美国历史的观点是崭新的。布尔斯廷博士得过其它许多奖项，其中包括《美国人：开拓历程》（一九五八年）所得的班克罗夫特奖，《美国人：建国历程》（一九六五年）所得的弗朗西斯·柏克曼奖，以及《美国人：民主历程》（一九七三年）所得的是每月书会精选，并获普利策奖。

他的《发现者》（一九八三年）也是每月书会的精选。

布尔斯廷有三个儿子，他的夫人鲁思·弗兰克尔是他所有著作的编辑。

## 卷首评语

《美国人》“这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中，最深思熟虑，最有学术价值，最有争议和最具启发性的一本书。”

——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这是对到独立革命之前以及革命期间的美国文化的最引人入胜的·最有独创性的看法。它显示出作者博大精深的学问，但是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美国人最初这段经历所作的重新诠释，为美国历史的主要著作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

——《美国遗产词典》编辑部主任小约瑟夫·桑代克

“《美国人》是一部辛勤撰写·见解深刻的学术著作；它也是一部极具生活情趣的著作，向读者们展示了丰富多采的‘只有美国’才有的个性特点。”

——《纽约先驱论坛报》莫利斯·多尔比

“同第一卷一样，本卷（第二卷）内容新颖·涉及面广，同样令人赞叹……它大胆展示，充满欢乐·激情和深邃的理智。”

——《读书周报》马库斯·坎利夫

“一部引人入胜的煌煌巨著，一次令人振奋的冒险历程，它将载着我们沿着美国与众不同的历史高速公路和偏僻小径前进。”

——《每月新书俱乐部新闻》约翰·赫钦斯

## 陌生的海岸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贾雷德·埃利奥特

威廉·布雷德福总督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中旬亲眼目睹“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登上北美大陆海岸时的情景，他作了如下报道：

“他们双膝跪下，感激上帝带他们越过了浩瀚汹涌的大洋，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安全无恙地又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大地……现在他们越过了茫茫大洋和苦难之海之后……没有亲朋来欢迎他们，没有旅店来招待他们，为他们洗尘，也没有房屋，更没有城镇可以让他们歇脚，向他们提供帮助。圣经上记载基督的使徒及其同船的难友受到野蛮人热情的接待，恢复了精神体力，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而这里残忍的野蛮人，当他们遇上时……却是最乐意用乱箭射他们。当时正好是冬天，他们在国内知道冬天是什么滋味，所以部能想象这里的冬天是寒冷的，常有凛冽的大风和凶猛可怕的风暴，这种天气，即使到熟悉的地方会也是危险的，更何况是去探索陌生的海岸呢？此外，他们在这里除了阴森可怕的、荒无人烟的原野、野兽和蛮人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而到底有多少野兽和蛮人，他们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能登上毗斯迎山，从这荒凉的原野上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只好乞求于苍天，他们从任何外界事物中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夏天已经过去，眼前是一片严冬萧瑟景象，整个大地树木林立，杂草丛生，满目是荒凉原始之色。回望身后则是他们刚越过的浩瀚大洋，而现在大洋已变成了他们与文明世界之间的重大障碍和鸿沟。”

没有一块“希望之乡”看是如此毫无希望的。但在一个半世纪之内——甚至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这块与世隔绝、令人生畏的地方却变成了世界上比较“文明”的部分。一个新的文明国度的轮廓已经形成。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 第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英国为它那些不安分守己的臣民，在遥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亚当·斯密

美国的早期历史的确发人深省。在殖民地这片土地上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以下各章，我们将用事实说明欧洲的诸般梦想——郇山天国的梦想、至善论者的梦想、慈善家的梦想、移民者的梦想——在美国的现实中是如何破灭或转化的。新的文明是在新世界打破旧世界的种种习惯过程中诞生的，而不是按照预先的计划与目标产生出来的。

殖民的历程·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建立一座山巅之城——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徒

“我要讴歌基督教创造的奇迹。为逃避欧洲的腐败堕落，他们来到美洲的海滩；……感谢上帝庇祐，把印第安人的荒芜之地变得光辉灿烂。”

——科顿·马瑟

一六三〇年春天，三百五十吨重，装载着二十八门大炮、五十二名船员的“阿尔培拉”号满载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领导人横越大西洋向西驶去。“阿尔培拉”号船于当年三月二十九日从怀特岛的考威斯出发，直到六月下旬才抵达北美洲。乘客们有各种办法去消磨时间、加强团结和祈求上帝饶恕，但是最普遍的办法大概是布道会。这些人的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在向同船各人讲道时，便已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他预言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象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三百年之后，人们重新追述当时的情况，谁都没能象温思罗普那样，把美国人的命运感表达得如此确切。通过阐述清教徒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命运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什么东西防止了它走向极端，使之不致发展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

清教徒向误入歧途者提供的指导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们亲身的经历，美国对全人类所作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因此，下面这个有点粗鄙的问题“那又怎么样？”从最早的年代开始就与人们对美国命运的信心联系在一起。

—

## 正教教义如何赋予清教徒务实精神

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其信念之坚韧实无与伦比。早在殖民时期之初，弗朗西斯·希金森就在《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书中写道：“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我们从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谁能与我们对抗？这一信念使我们得到无比的慰藉，同时帮助我们抵制了所有其它的念头。”

但是，他们的正教思想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清教徒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一般美国人相比，当然算是注重神学的。他们对关于人类堕落的理论、关于罪恶的理论、关于人类得救的理论、命定论、上帝选拔论和宗教皈依论等等都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尤其是在社会上的实践。从十七世纪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神学的兴趣应该说是非常实际的。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有系统地详尽阐明“真理”，而是如何使他们在北美的社会体现他们已经懂得的“真理”。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在如何把神学应用于实践方面作了卓越的实验。

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研究学问的中心，远离藏书丰富的各个大学图书馆，每天都要对付原始的北美大陆上无数的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条件去仔细研究神学和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展开辩论。在瑞士的约翰·加尔文或在荷兰的威廉·艾姆斯才更有条件从事这类工作，但是要检验一种神学，证明一旦人们摒弃那耶稣升天以来许多世纪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是否就能重建天国——则新英格兰乃是从事这项工作绝无仅有的理想场所。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便立即转入实际生活里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新英格兰几乎没有一本重要的纯神学理论著作面世。这并非因为在新世界没有条件著书立说，而是因为北美洲的新居民对神学研究不感兴趣。反而，新英格兰的出版界和把自己著作寄往英国出版的新英格兰作家们，却发表了大量的讲道文集、校勘评注、“神意”集、法令集和出色的历史著作。可能除了罗杰·威廉斯之外，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于十八世纪中叶乔纳森·爱德华兹时期之前便没有出现过重要的研究神学的人物；可是罗杰·威廉斯却不属于新英格兰正教派的主流。而到十八世纪中叶，请教主义也已日薄西山了。

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鼎盛时期，所有重大的争论主题都不是神学方面的。当时的危机主要涉及应该由谁来统治新英格兰，约翰·温思罗普、托马斯·达德利和哈里·文三人之中应该由谁来当总督，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代表权是否应该改变，是否应该接受蔡尔德请愿书，是否应该制订法令规定对犯罪的惩处，总督助手是否有否决权，边沿城镇在殖民地议会的代表人数是否应该增加。甚至同安妮·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的争论也主要是关于统治者的资格、权力和声望的问题，尽管清教徒是很注重神学的，但他们所争论的却是体制问题。

人们在探索跟政治研究有关的证据时，在对社会性质和政府职能进行哲理探讨时，也获致同样的印象。这并非由于清教主义本身与这类研究格格不入：当时英国的清教徒就在辩论他们本身理论的具体观点，诸如：自由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清教徒应该抵制腐败的文职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容忍多样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需单从约翰·密尔顿这类大人物那里找证据。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九年期间克伦威尔手下的清教徒部队中军官之间的辩论，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思想是如何不同。他们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军人，也是实干家，可是连他们都撇开自己的身分来辩论革命的理论 and 主权学说来了。

在英国，“请教主义”当然比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要复杂得多。它包括许多有代表性的学说，从长老会派、独立教派、主张脱离国教的教派到平均派和一千年来福派都有。英国清教主义的核心究竟是哪一派，本身就是有个争议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英国清教徒内部激烈而生动的论争此起彼伏，而克伦威尔及其亲信必须对付的远不只是同派教友的批评。他们很清楚，在英国建立的任何社会都必须能容纳十几种教派——从教友派到浸礼会，色色俱全——因为所有这些教派都是以英国为基地的。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文献便因充满论争而光辉耀目。

十七世纪的北美洲却完全没有英国清教主义者那种探索理论的劲头；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信奉的是正教。至少在最古老的第一代人在世的时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自行选择的居民都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一六三七年该殖民地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先由地方长官证明其正教徒身分，否则不得入境定居。也许在麦卡伦法颁布之前，从来没有象这样要求入境移民成分纯之又纯的。约翰·温思罗普寸分明确而坚决地维护这一法令。既然这里的社会是由其成员自愿组成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排斥危险人物或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呢？支持颠覆者惠尔赖特的人又有什么权利要求进入这块殖民地呢？“如果我们通过痛苦的实践发觉，根据他本人的表述，他的意见不利于社会的安宁，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排斥他以保持社会的安宁呢？接纳他只会增强他的力量，并且只会有助于他那些危险信条的传播。”

在清教徒看来，新英格兰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为什么不实验一次，看看真正的正教能取得什么成就？为什么不在世界上这个洁净的角落宣布停止猜疑，停止神学上的无谓争吵？在这里，人类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实施基督教教义——不是澄清理论而是建设天国。纳撒尼尔·沃德在其著作《阿格旺地方纯朴的鞋匠》（一六四七年）一书中便为请教徒的新英格兰执言，他声称：“我斗胆自称为新英格兰的代言人，在此代表本殖民地向世界宣布，一切家庭主义秘密教派、唯信仰主义派、再浸礼派以及其他信仰狂热派等完全有自由离开我们，希望他们尽快离开，越快越好。”

有相当一段时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成功地使他们的社会保持对正教的信仰，这确实令人惊讶。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导致这方面探索精神的消失。他们在神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威廉·艾姆斯（他从未到过新英格兰）的著述和约翰·诺顿的《正教派福音传教士》一书，该书只不过是英国神学家著作的粗浅撮要。在英国，清教主义内部的长老会派、独立教派和平均派都彼此挑战，要求对方详细阐述或澄清其学说；但在北美洲却很少发生这样的事。

在英国，如果发生意见分歧，就会在请教主义内部产生一个新的派别，而在新英格兰，却是开辟另一个新的殖民地。英国清教主义的特点是有充分自由发展不同的派别，而新英格兰广袤的土地和周围荒芜的原野则使牧师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安妮·哈钦森及其追随者发表异端观点，并且未经批准在夜间集会，引起了麻烦，于是她受到审讯并被开除教籍；但结果正如温思罗普所述，她于一六三八年三月“从陆路到普罗维登斯，再转到诺拉甘塞特湾的一个小岛，该岛是她丈夫和跟她同一派的人从印第安人手中买来的。他们迅速着手工作，准备在那儿定居下来。”罗杰·威廉斯的异端见解——在十七世纪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是唯一能真正丰富宗教理论的观点——使他于一六三五年十月遭到流放；而只有在他回到英国并与约翰·密尔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他才得以撰写他那些有争议性的著作。

在新英格兰，凡对正教提出批评、怀疑或不满的人通通被排除出当地社会；而在英国，清教徒们则必须设法与他们共处。因此，现代信仰自由的理论是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密尔顿及其同时代的但不如他闻名、思想不如他深刻的人都很愿意展开辩论：“在宗教问题上，地方长官究竟是否有、或应该有任何强制和限制的权力，”仿佛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罗杰·威廉斯当时就是受这种欧洲自由思潮的影响。但是他却被逐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成了异教徒和离经叛道者。他被排斥于那个殖民地之外，死于贫困；即使他那小小的普罗维登斯后来兴旺起来，那也只不过是强大的正教派母殖民地的一个卫星城镇。

实际上，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昌盛时代，使这块母殖民地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乃是它出于自身的原因而拒绝发展信仰自由的理论。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日益担忧压制谬误必将导致压制真理，担忧地方长官在宗教方面拥有的权力会使他们对信仰实行专政。当时在英国有许多关于信仰自由的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一六四五年出版的，该书作者写道：“我知道真理只有一个，但没有这种自由，就不易发现真理；尽管一般的限制是为了避免谬误，但人们做得不恰当也会限制真理。我们宁可犯许许多多错误，也不应妨碍或毁掉一个有用的真理。”与比相反，约翰·科顿却表达了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坚定不移的观点：

“使徒教导我们（《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并提出论据说明，有关基督教义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主上帝的话语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必须相信，在一、两次聪明和忠实地传达了上主的训诫之后，就应该认识到自己信仰上的危险的错误。如果有人仍然坚持错误，则正如使徒所说的（第十一节）.那就不是出自本人的信仰，而是违背了本人的信仰。他就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不讲道德，犯了罪。所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美国人：从殖民到民主的历程》丹尼尔·J·布尔斯廷 AiBooks.cc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55.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